# 衎石齋記事續稾

衎石齋記事續稾卷二

嘉興錢儀吉新梧

昏問

道光十一年山東兩縣令約爲婚媾已爲前後政爭官穀㨽父戕女父死焉女不忍事仇自經死詔旌其孝或謂女不死當離婚敢問

曰是生民之至窮而王政所加閔也夫親讐之復門不反戈海外之避官爲和難春秋子沈子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今以嬛嬛孤女銜痛立庭乃使

纚笄而朝執笄而祝念親事警生理盡矣又告期請吉必稱先人此既辭窮於何成禮或謂昏儀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又謂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又以先儒謂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是女也雖爲終身之哀亦將無所逃命不知女子無專制之行有三從之道當其未嫁不制於夫故喪服之制在室爲父齊衰三年未嫁夫死既葬除服本無三年之恩非有貳斬之嫌也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若然終身不改施諸同牢也外其本親責之成婦也若乃妻之事夫猶子事

父臣事君也彼所天之失德必渠諫之是資誠悟過而
弗從雖號泣而難絕抑所謂至親無去志在感動者與
故趙阿自殞情疑於過中廢娥剚仇世稱其純孝是則
夫惡之與親讐權其輕重又非等倫已案離婚之條前
史多有昔在曹魏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夫黨見刑
又有隨姓之戮時則有特聽離婚因而貸命者夫叛家
告絕繫於其君讐家告離繫於其父平時則資敬是同
臨難豈在必或異白虎通義嫁娶篇曰悖逆人倫殺妻
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也唐律戶婚

章云諸凡義絕者離之又云諸違律爲婚當條稱離之

正之者雖會赦猶離之正之義絕者長孫無忌等注謂

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

自相殺雖會赦皆爲義絕然則斷罪之文罪有當赦恩

義之絕絕不復還也且尋漢議唐律之文皆關諸已嫁

況某令女猶在室讐不戴天若不離婚曷由敎孝竊謂

某令之女以死成名無族評議後有此比有司治獄宏

請離婚

同作　　　番禺林柏桐

謹案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二姓不好則不合矣父相攸而歸之婦人謂嫁曰歸內夫家外父母家承父志耳若乃親傳刃于其父之腹而與其子偕老事仇爲翁世安有是人乎春秋公羊傳曰禮仇讐不交婚婣穀梁傳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婣也夫魯仇齊而使主王姬歸齊之禮猶見惡于春秋況可事仇乎穀梁又曰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仇國不可與吾爲禮仇家顧可與吾爲婚乎其當離婚似無疑義謹對或曰許婚父命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父志也父

生而命之于父死而背之乎曰禮有常有變父命適人終身不改常也先婚後讐非父所逆料則變也推父之志必不許事仇推女之志且不共戴天傳曰不若于天者天絕之也不若于人者人絕之也婚姻而相殺不順已甚不絕何爲或曰禮婦人不貳斬故爲夫斬衰而爲父朞夫則重矣又可離乎曰女子在家從父旣嫁而後從夫故在室之女爲父三年親迎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爲處子者安得以旣嫁例乎或曰

戕女父者壻父耳非壻也曷不念此乎曰文姜于魯桓與聞乎弑耳非手刃之也而公羊有曰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于其念母貶不與其念母也毋與聞乎弑不許其子念仇與成乎戕獨可使未成婦者念乎或曰昏禮者千古公義也不事仇者私恩也無私恩非孝無公義非忠君子不以私害公有在上者主之其可曰魯主王姬之婚周王命之而公羊所云以我主書者其意在惡周然則有命之者猶未可公義不謂是也或曰臣子重受命父死矣其離婚安所受乎

曰魯莊公娶于齊夫人姜氏入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于前其義不可受也又況以先人遺體嫁仇人子弟其何以辭于宗廟乎以此義通之其受命有在矣或曰然則雍糾之妻慶舍之女當離乎當死乎曰彼皆爲人婦也宜有補救之道焉善其道而兩全上也不得則死之無待離矣女則知有父而已仇讐非所顧見也是不同或曰女不死猶可改適乎曰婚未離則壻也婚既離則仇耳雖改適疑無嫌焉倘痛其父之非命而怨此

生之不辰不事仇亦不它適縞素以終身君子必深悼之以爲無惡于志也

又　　嘉應吳蘭修

荅曰善哉女之所以自處也女之婚父所命也仇壻之父必不得壻仇之子議以離婚夫孰非之雖然再字非父命也抱終天之痛復改絃以適它族必滋戚矣計惟出於一死而後釋然而無憾善哉女之所以自處也昔雍糾欲殺祭仲也雍姬知之乃告其父而殺雍糾夫雍姬不言則殺其父言之則殺其夫夫既

殺矣卒未聞一死謝其夫於地下向使其父見殺亦將靦然處之乎嗚呼以雍姬之所遇例女子則女子可以無死以雍姬之所處例女子則女子之死誠不可及矣

又　　南海曾釗

荅曰離婚義也女自繆死仁也婚姻之禮成於親迎自納采至請期所以行禮而已死者人之所難也聖人制法不責人以難能況未成夫婦者乎鄉令女不死其黨執不事仇之義鳴於官而別許人人誰非之

然而女之聞更許人也思其故奚能恝然不念夫妻未嘗牉合固不以動其心而父仇者終天之恨也迎者在門褧衣就道吾知其儳然不能終日矣微一死將何以順其變而安之邪法可不死非女之所計及也吾故曰離婚義也自繆死仁也仁至而義盡人當臨難時豈惟不可存一計利較害之見卽衡量道義亦烏係其不失本心哉如女者可謂求仁得仁也已

又　　番禺馬福安

曰此人倫之變女處之使無憾于心雖聖人無以易

者也夫父母之讐不可與通婚姻固已然變鉅痛深
父已橫罹禍酷己僅離婚塞責君子不謂其事之非
義而先議其心之未仁女痛父仇不共戴我生之不
辰離而重婚是再辱也忍而偷生是含垢也故毅然
一決以死謝父其以死謝父何也已之父戕於已未
適之翁女之心以爲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故非
死則無以謝也然則女不死可乎曰女不死不嫁銜
哀茹痛以終其身夷齊箕子之義也奚不可然女必
出於死者以爲生而忍垢不如死而脫然無累於其

心是女之見義明而制義斷也鄭雍姬處雍糾祭仲之事與女所遭相類雍姬亦惟有死以謝父而已矣不死而較量其孰親豈不悖哉隋煬帝女南陽公主適宇文士及士及兄化及弑逆公主爲尼士及請與相見公主不許曰我與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訶令速去其事亦相類公主則不死不嫁銜哀茹痛以終其身者也二者各行其是亦猶微箕比干之同爲仁爾然而女之死較烈矣悲夫

又　　番禺李能定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此昏禮所由重於萬世也然當其常則男女合遭其變則男女睽若山東縣令女子一事則舍一死固無可以自處者也當壻父之兆女父也說者謂兩令止約爲婚姻耳男子倘未親迎也女子猶未于歸也攷諸禮六禮具備壻始親迎婦至行合巹禮質明贊見於舅姑是夫婦之禮成然後舅姑之名正焉故春秋左氏傳陳鍼子譏鄭忽先配後祖後儒猶援禮以折之蓋未成

爲夫婦卽未成爲舅姑也以未成禮之舅而戕我在室之父則非舅戕我父乃路人戕我父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夫子曰寢苫枕干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曰果爾是教之弑逆也夫女子之許人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今雖百兩未迓而它日君舅之名終不可紊也是烏得道以路人等之且戕之者在舅而不在壻舅有罪而壻無罪也然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殺人者死聽命於有司治其君舅之罪而無絕二姓之好其可乎曰烏用是不祥之夫婦爲也夫怨父

母之讐而篤夫婦之好是尙得謂之人類乎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兄弟之間猶禦侮矧生我之變爲人所戕而猶低首下心䀹䀹覞覞爲其子侍執巾櫛乎且舅果論死壻尙可以迎其婦乎昔楚成王滅息以息嬀歸終身不言而生二子史傳羞之楚康王殺令尹子南而其子棄疾不忍事仇遂縊而死夫康王君也子南臣也以明君而誅一有罪之臣而其子且不忍事讐則夫婦之間可推而知矣曰此女不死離婚可乎曰可曰如壻何曰昔文姜弑桓而春秋書

孫齊去其姜氏左氏云絕不爲親禮也夫莊公之於文姜母子也母弑其父而聖人猶許其子可以絕母矧未成婚之男而戕吾父獨不可以妻而絕其夫乎蓋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嫁則天夫舍天合之父而不顧而顧人合之夫毋惑乎孝行日衰於天下而夫婦之道亦未見其能久也君子其審所以處變矣

服問

浙人有生數月失父母爲它姓子長爲縣學生乃復姓然其居猶所撫育之家也迎養父母終事焉已而所撫育之氏母沒無子人曰當爲之服宜何服敢問

曰其齊衰期乎其齊衰三年乎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

月也鄭君曰天不可二此以恩服耳賈疏謂子家無大功之內親繼父家亦無大功之內親繼父以財貨爲此子築宮廟使四時祭祀不絕三者皆具爲同居闕一爲異居子則謂經所言者非三事也蓋古之人重祭大功同財斯禮也下于庶人同財則其死而無後者於祭也宜祔故子有大功之親雖從毋適人而其先人之祀可不絕也所適者有大功之親則繼父又不得私有其財以爲妻之前子築宮廟也是以經兩言無大功之親者明宮廟之所由築耳妻嫁子幼又無大功之親則祀其

絕矣授之宮廟而使之祀有父道焉故曰繼父雖祀而妻不敢與焉父之云者非由母生也故凡不同居不得有繼父名有曰不同居繼父者末流之失經無是言也

昔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問於子思曰柰何不服子思曰禮不得也臣而去國君不歸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於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故服繼父者其亦祭在衛之義與今某生於其撫育之母自有生數月以至於今恩篤厚矣又有其貲財使之養父母守祭祀比於同居繼父築宮之恩且無嫁

母之憾今使湜而不爲服不可也服而不及於期亦不可也是不卽於人心而薄於行也已或曰有由進焉爾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鄭君曰此謂大夫士之妾而子游問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敎子也何服之有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孔子言君命又言魯昭公故鄭以爲國君是也然則慈母

不爲服者惟國君今某生士也其育於它姓也受父之命與否不可得知也雖然父有子數月而無能撫育之者有能撫育之者而請於其父其父命之必也以視子之無母而有妾無子者即不命而妾猶宜慈之也即不慈而猶有父在也其命爲母子也彼尙可已而此尤急是則某生之爲母子假未有父命謂與有命同可也且其居猶撫育之家也是且使常守其祭祀以傳無窮非特一時棄宮廟而已恩以加隆疑斯從重雖爲之三年其亦可夫若夫祭祀之禮如前賢四孤之論或賣或棄

而成於它人田瓊王朗之徒皆謂戴異姓而弗易祭所生於門外是但知成我之恩而不悟天性之無絕也若某生已還本宗自立別築宮廟祀所撫育者善乎庾蔚之之言曰神不歆非類謂舍已族而取它人之族爲後者也若已族無所取而養它人者生得養已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予觀近代仕宦之族多有承其先人撫育之姓禮官不斥其非神明亦蕃其類高安朱文端論異姓爲後亦云苟所養之家無後則世世祀之別室若某生者必有別子置以爲所撫之

後使常有祭祀庶幾無德不報而即於人必也已

同作　　林伯桐

謹案人之有生必資撫養若數月嬰兒失其父母雖有賢智無能自全有收之者鞠育顧復推燥居溼恩斯勤斯是爲再造且資其敎誨遂以成名因其室家得以迎養竭人之力伸己之情其與尋常爲人後者迥不同也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于不坐之條兩事皆漢董仲舒氏論斷疑獄　伸養繼俱見晉賀喬妻于氏所上表

生古也有志當爲之服宜攷禮文伏讀通禮自有本

係齊衰期年所宜遵守齊衰不杖期一條云若三歲下遺棄子不知本宗即從所養家姓氏應考出仕者爲養父母之服同並令輙考解任抑人亦有言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數月失去父母望絕矣匍匐呱呱恩移撫育矣且所生二老既得終養所撫之家煢煢無人報生以死伊誰之責期服雖畢心喪三年禮順人情固莫之禁與謹對或曰齊衰期年禮也但子既復姓即非一家柰何曰禮許復姓不欲亂宗也而其應考固從所養之姓矣且古人不必復姓魏田瓊曰既是必死之人它人收以養活襃㭊長

養于裦便稱曰裦姓無常也云云又漢秦嘉早亾其妻徐淑養它姓爲子徐淑亾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會鄉邑錄所養子還繼秦氏俱見通典今安得藉口復姓而降其服乎或曰爲人後者受命父母而往也此安所受乎曰宋庾蔚之有言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其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爲後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云云然則昔人亦有定論矣或曰雖爲之服神不歆非類柰何曰本有族人而取之它姓謂之非類今則不得已也庾蔚之曰若已族無所

取後而養它子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云云是則禮之變也或曰繼父同居者視此何如曰繼父之志在妻不在子其子之志在隨母不在繼父今則父母以爲其子以爲其父母其志如一非繼父所得同也然儀禮爲同居繼父且齊衰杖朞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妻稺子幼與之適人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則繼父之道也今迎養父母于撫育之家視儀禮所言有加多矣其服期何疑焉或曰其父母待於迎

養必無它子矣謂可於所養心喪三年得無少過乎

曰此子既失其父母無子久矣苟無撫養者子必塡

溝壑父母安有迎養者乎庾蔚之曰唯所養之父自

有後而本親絕嗣者便當還其本宗服所養父母依

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魏王朗

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

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者也以上所引各條俱見杜氏通典然

則古人於此皆欲從厚禮以節情不敢過也若不爲

心喪則莫之禁而弗爲矣

又　　　　　　　　　　　　曾釗

荅曰齊衰期心喪三年傳曰繼父同居者齊衰期何以心喪三年也人之身父母生之師成之曲禮曰事師心喪三年漸人生數月失父母爲它姓子非直繼父同居者之爲子幼比也疏云子幼一歲已上長爲縣學生乃復姓迎養其父母是則飲食之敎誨之皆撫育之家所爲也鄉無撫育者則轉死溝壑已耳何以能爲縣學生何以能迎養父母然則撫育之家其敎誨之之功不啻如師而飲食之之德不啻如慈母也傳曰慈

母加母喪之三年何以期也荀卿子曰至親以期斷

父母加隆焉三年浙人既復姓又迎養父母終事焉

則已有三年之喪矣又爲撫育之氏母三年是無別

也傳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貴終也浙人嘗尊

撫育者爲母矣齊衰期貴終之例也傳曰世母叔母

何以期以名服之也浙人爲撫育之氏母齊衰期亦

以名服之例也然則禫杖乎已嫁之繼母猶杖撫育

之母未復姓時儼然母也如何爲不禫杖繼父世母

叔母何以不杖繼父從母名之世母叔母從世父叔

父名之未嘗正父母之名也然則祔主於廟乎別築宮於門外而世祭之記曰慈母不世祭此何以世祭慈母父之妾也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姓而祔於女君故不世祭撫育之家無祭主故謂之築宮也記曰有功德於民者祀之撫育之氏母亦有功德於浙人之家者也築宮世祭禮也

又　　馬福安

曰儀禮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又無大功

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若是則繼父之道同居則服齊衰期浙人出懷數月受養它姓爲之子後雖復姓猶居所養家迎養父母終事非繼父同居之義乎宜以恩服齊衰期或曰慈母如母浙人所撫育之母亦慈母類與曰不然浙人父母存迎養終事則非如妾子之無母既已復姓迎養將致三年於所生何得復貳三年於所養然則浙人不知其父母存沒或已沒可以爲所撫養三年乎曰使浙人不自知其姓或未復姓則專爲所養子安

得不報以父母如已知其姓而復姓則吾自有父母
卽無問存沒均不得致三年於所養也然則服期而
心喪三年可乎案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傳疏云父
在爲母杖期心喪三年以母喪本三年厭於父而情
不得伸也今爲所撫養服期情已伸矣不心喪可也
然則祭之乎曰築宮而世祭之報其德也且不忍所
養之無主後也然浙人生僅數月卽受撫養復爲迎
養父母於其家恩義甚重服已盡而情無窮則爲之
心喪亦賢者之所宜自盡也

又　　李能定

受人之恩不可不報也而喪服之制則斷斷不容於或紊蓼莪之詩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人子之所以報德罔極者報以此也人子之所以喪服三年者喪以此也然則大凡能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者其皆可以生我鞠我者一視之乎是又不然子夏喪服記子爲父服斬衰三年父卒則爲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爲母杖期古禮不以母竝父厭於尊也至

開元時不分父存沒子爲母仍齊衰三年至明會典
始通改爲斬衰繼母如母慈母有父命亦如母如未
得父命則服庶母慈己之服爲小功服至出爲人後
則服本生之服期年而爲所後之父母三年誠以名
分不容淆而喪服有定制也昔子游問於孔子曰喪
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
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魯昭公少喪其母
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
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

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夫慈母爲父之眾妾繼極劬勞鞠育而未得父之命則僅爲之小功而慈母之外概可知矣淅人生數月而失怙恃爲它姓撫養及長終事其本生之父母而撫養之氏母浸無子人曰當爲之服夫服制準諸先王不容或紊也撫養者之服未之有聞也無已而必欲爲之則檀弓記有云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夫子謂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若所撫養者慈母類耳與慈母類卽與師傅類是當心

喪三年若喪父母而無服

# 周易中說上

繫辭曰易之為書也廣矣大矣二儀絪緼萬彙變化胥該乎易而余謂大要不出乎一中天下事無大小理無深淺中則從不中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或明言或否皆以中斷之中有其位有其德俱得之上也有一焉次也苟德與位皆失則剛雖似乾柔雖似坤而兩不可訓二一卦理之至純也而猶如是乎乾陽爻六坤陰爻亦六然乾之大人惟二與五坤二曰无不利五曰元吉此上下卦之中位而德能勝之言乎重卦之中

則乾三四一言乾乾一言或躍无悔象也坤含章及括
囊舉无戰形也葢二五居中上下相等三四則不能齊
也故同爲中而有差次亦惟理或盡或不盡耳亢龍元
黃惟德位皆不得中而至於剛柔卒以爲病而無所取
不然何以凶悔之有或者曰信如斯言它卦二五豈俱元
吉邪三四俱无咎悔邪夫亦有有其位而無其德矣則
惟乾坤至純可以但言其位或者又曰乾坤信純矣則
何以亢且戰夫吾固曰但言其位也葢惟卦德之純者
六爻皆德而位則不同何以覈其純也曰潛曰或躍斯

時之龍德非有損可知也曰飛龍在天又非有加乎潛之時又可知也故其不同者不在德而在位也不習无不利聖人懼後世不察坤之純德而居此位者幸謂无不利故著其直方大敬內義外敬義固六二之本德也必敬義而後无不利則世之得位者其亦思所以勤德乎六五黃裳子服惠伯所言其理亦如是而已然而易之義非一爲道也屢遷而不可究亢戰則位固如是矣曰悔曰血此雖有卦德而辭則又據無德者而言誠使聖人處之兢兢於持盈居尊之道亢矣而守之以謙戰

矣而懷之以仁又何慮其悔且窮故曰有一焉而猶可以處也葢中之不能已也固如斯夫子思子中庸一書其源葢出於周易天命之謂性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同乎言秉彝之無不正也率性之謂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同乎言遵循之不可歧也學問寬仁聚之而辨而居而行言修道之事此正君子之教也不成乎名謂夫慎其獨也自強不息謂夫不可離也在田在天所以中和无成有終所以位育葢易言三才之道其實一也中庸畧二儀之功能而指其切近而仍不外乎天地之道自

日用飲食以致不覩不聞存愈密而化愈神極之貫光洞泉曠遠廣博而無非中也庸也而調作易之理不在是哉余故爲之記以俟世之鏡道者質焉

## 周易中說下

天下之事理之紛然而莫可窮盡也聖人必推其本焉萬物之生生於天地故聖人作易首乾坤乾陽坤陰陰陽和而萬物生是固然矣夫陰陽生萬物而亦必有其所由生其所以生之而畸陰畸陽而陽或至於亢陰或至於弱則萬物且失其和而不能生惟其有所由生故

陰陽爲本乎萬物太極爲本乎陰陽惟其無畸陰畸陽不至亢且弱不生萬物者則太極者豈非大中也哉孔子曰君子中庸又曰君子而時中天之心也仁之理也亦曰中而已矣且夫陰陽有其中中不可象故聖人象之以陰陽然而陰陽者二氣也氣則杳冥恍忽無形無聲不可以言故聖人又略陰陽之氣而言其理理舉而氣存焉理謂何健順而已矣然則健順者固陰陽之理之中乎吾讀乾卦見四德首元而知聖人之仁也夫陽之爲德難言矣不肖如桀紂毒很近陰而恣睢㬥烈實

爲陽過之象過於陽而亾其國大剛則折不仁故也漢武帝宋神宗奮發踔厲一似有所作爲然而卒不底於治者不知乾元之德而不仁民也不仁故亾陽之本而失其所謂中以至於亾甯羸之論陽處爻也曰天爲剛德而不能堪旨哉理乎聖人知之故言陽但以健明之而繼之以仁視天下無閒於已也仁也陽之至也有所治而日日如是行之弗輟也健也亦陽之至也所謂至者止乎此而過此卽失所以爲中大學曰在止於至善天日行一度未嘗不及一度也而亦至乎一度而止使

旦暮速之有一時之威迅而健且弗繼詩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故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詩曰冬之日夏之夜夫固不相及也夫仁人至公知天地萬物之始而後能公故曰元漢元帝優游寡斷婦人之慈謚以爲元揆且弗稱故曰失陽之中者恃私其明或知徒惠而無自强國家危亾得陽之中在健與元而處陰者又必順而無失其厚余觀僞陰符之言其陰皆以逆未嘗爰人逆而飾爰未嘗忠國逆而飾忠故曰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夫反虛爲實以進爲退在

行軍固有之而於聖人之道則不然越之於吳貌服心覬雖襲一時之利而終失其所以爲本故亾吳而亦隨之且湯武仁人也爲法受惡順而行之故也使桀紂之暴罪惡既久諸侯必有誅之者然而民心所歸讓而後居豈非謝後世之口實而湯武甯行之而不爲飾者誠仁厚於民而急其難不得已也葢順乎天命人心者其陰固如此而說者多言湯武逆取順守豈知順之理哉曹操不臣於漢目勤王以牧亂剪翦忠義若鯨鯢忍心害理可謂薄矣夢寐乎明堂黃屋而終身一王卒不敢干

大位誠逆刺之以陰欺人而豈知非其本心哉故操莽安禪讓之名湯武冒篡弒之行一順一逆本之所以存亡也故曰失陰之中者爲很忍爲沈深而喪其天心故曰健順爲陰陽之中而本之不可亡者此也夫陰陽有其中太極先陰陽而定其所以中譬如將爲五丈之梁二而得十丈之木不贏不縮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繼之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卽中之說也朝廷之上有政有刑政陽而刑陰高談文治建文且致

燕師專任苛法羸政僅延二世至於一出入一語默一燕飲賚予事事一太極事事一中而已矣天裂何也曰陽不足也地震曰陰有餘也其變也爲旱爲水其常也爲燠爲寒列子曰天地有中之最巨者誠然然一草木也樹不華冬而菌不至夕一鳥獸蠢蠢耳而貉踰汶水而死鵲至和闕而惡記曰天有時地有氣物之秉者卽爲物極然而物有太極亦中而已矣嗚呼天地男女萬物之理無不本乎中聖人定之以可見而以陰陽明之故易作而人皆知中堯之命舜也曰允執厥中舜亦以

命禹以爲唐虞心法豈知古帝固有所授受哉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楚棄疾不溲王言不得爲忠伊尹聖人也而放其君故易有太極極之爲中豈妄也哉

與劉梅坪兵備書

望閒布臆數行度登記室卽日㝠屐淸安政事順施咸善想符所頌大田望澤孔殷此閒鄰近各縣報雨有三四寸者而省垣猶未得透雨聞河北亦苦少雨不知近日已賦甘澤之謠否曷勝系念前書以執事創建河朔書院歲未及周士林嚮風成效已箸中心佩服不自知而形於言此非虛爲推奉而已誠以建國君民敎學爲先士者民之表也士習端則民志定而風俗可漸歸厚執事之爲政得其本矣今適有懇求一事其爲之也捷

於轉圜而可以埤益教化有合於大君子樂育人材之盛心用敢爲執事陳之新鄉縣南門內舊有鄘南書院雍正初署令開封同知吳君元錦所置也乾隆初趙令開元更爲增築齋舍載於邑志甚詳儀吉先大父毓齋府君以乾隆辛卯來宰是邑後二年部選安慶同知以去去之日邑士民爲位於書院中如元城之頌東晳所謂願東長生者未幾先大父謝世邑民別築祠堂於距城二十里之趙郝春秋修其祀事而院中之位亦崇奉無改新鄉風俗淳厚以先人之嘗有遺愛於茲土久而

不忘也與儀吉家常通問訊曩者先父暨先伯父輩皆嘗至邑謁兩處祠宇儀吉通籍後亦來展謁其時院中已無師長而棟宇猶存時則已已三月也及乙未來汴院生杜世銘魏闕成其邑人也就儀吉問業尤親而兩生之祖若父皆老諸生先後渡河來見始知三十年來院屋盡圮邑士移奉先人神位於關忠義廟中至今囿無恙而詩書絃誦之輟響則已久矣士之願學者囿於荒僻無所得師冥行擿埴悼歎靡窮而科名之獲亦遠不逮前時屢欲謀復之而未果其意以屬儀吉使爲盡

力儀吉至愚陋獨負性硜硜硯田自食不敢與聞官政顧以大府昔者遠書見招委之下走者亦稍分有司敎士之任果於敎士而有益也亦欲罄所聞見以告當事乃兩年以來竊見河北三郡不麥半無螟螣閒作輙車察事不絕於道民閒既無蓋藏倉庫又所在懸闕州縣朝盈夕虛官私不給日懼司農之議其後用是逡巡不敢有言且以善政之當爲而爲之復不易也或官與民不相信未見興事之益先有擾民之詞或規謩不能經久益有省檄褒稱部文優奬而事已中閣者我觀四方

往往有之此又儀吉所以依違遲久而未敢有所陳說者也本月廿一日邑老生杜來雝至具言邑有閒田因案入官者可以復書院邑士數十人請於縣未之許也傳聞道路謂太守將以此田歲入補淇泉書院公費之闕或云將為延津封邱濬渠費邑人惶惑懼失此際會此事遂廢來告儀吉求一言以達下情儀吉竊以今者諸賢為政凡有興作多順民情必不以一邑之力供一郡之費以此邑之財為彼邑之用也審矣此蓋胥吏豪猾造為譌言目前沮敗善舉然後徐起圖之或稱某工

歲脩或稱孤貧口食卡房巡費或直以為地荒不治瓜分豆剖移甲換乙乃可以潛享其利耳然使果如傳聞之言一經官斷之後邦人素明禮義必不敢慁官長而煩案牘而儀吉所以不能無言者則以先人過化之地念多士願學之誠其事方在力圖之而未有會今官中不出一帖民閒不費一錢修廢舉墜天若相之又適值樂育英才如執事觀察斯土而儀吉又幸附交游之末用敢錄具事由條析奉聞誠望臺下察覈本案始末出一言以定其事俾此邦詩書弦誦廢之數十年復之一

日如此則河朔鄘南一創一復俱爲善事豈屬他郡邑亦必有聞風興起者敎行俗美鄒魯之化可成豈不懿與先祖在官政績最著者請減磏地賦稅一事見於乾隆年前宰牛君映奎碑記今在趙邨祠堂中或謂書院嘗充拓講堂加給膏火但以爲位院中驗之宜有其事然年久無文可徵嘉慶某年閒前宰王君曒曾據邑人之詞請祠名宦達於藩司未及咨覆其所舉事實亦不存今邑士僉言書院得復將以一室奉還舊時栗主此在當事之進止輿論之從違非儀吉所當與議惟以先

人嘗有憂於是邦也今將使之易椎髻而俊髦化𣗥矜為書策其君子明體達用多列於周行其小人型仁講讓無捍於文網神靈有知豈不快然於地下而儀吉之歡忻鼓舞感誦盛德豈有涯哉河北土地瘠收租挈不可過重若此十數頃之地全歸院中不更析為它事則經費沛然有餘此亦邑人之砮望而以劉晏造官船之說推之必財用足而後善政可以度先生或亦有取於斯言也舊屋已無一椽一瓦存者今春縣人趙珂等集錢三百千將事修造計費猶不足此案若得速了本年

歲入或即可充版築之用可否統惟裁定

與瓜爾佳中丞書

日昨台旌遄發風日暄晴想卽渡河無阻翼日迅飈驟作瞻望停雲遂深蘊結比想履祺時楙善政風從以爲心領河北民風椎魯易爲祈禳所惑自明以來叢神淫祀猶未盡革茲者輶軒躬莅向來瀆亂不經之祠宇概行徹毀足以正人心而熄邪說至三教並列肇於元時而明太祖以開創之主爲三教論竟以老聃釋迦與先聖抗衡以至有明一代其君子旣援釋入儒其小人遂以邪爲教誘惑蔓延至今未已今得閣下主持正學凡

有三教堂一並徹去拔本塞源昭示遠邇尤足宣揚
聖教表正儒風巡聽之餘實深敬佩惟聞堂中有至聖
先師遺象銷燬既有未便瘞埋亦似難安聞江南句容
地方亦有此象現任張教諭欲移奉尊經閣下若議一
籌頗爲有見謹錄呈清覽以備采擇又聞百泉山中另
有至聖廟亦可移奉彼處但係士林私祀非祀典所及
似難入奏且聞彼處本有象設若並奉一堂亦與古禮
廟無二主之義不合似不若近移黌校地旣清嚴而司
鐸歲時謹視典守有人可以期諸久遠偶有芻見幸臆

以陳諒高明自有定論無俟贅詞也院生課業如常選賦現已動手鈔寫甚易惟欲諸生便於誦讀尙須稍加箋注或年底可以竣事耳

與周穉圭同年書

前吳子晉來知兄省墓鄢陵適鴻雪嚴寒昨聞從者已還省垣勞苦無恙否念念吾兄讀禮餘暇講求宗塋之法族之未葬者以時舉襄甚善甚善承詢古族葬昭穆以其班祔趙氏圖說外它書有可參攷否儀吉竊以一區之地形勢有廣狹昆季有衆寡或星曜順逆或事勢遷移若不能盡以昭穆限者退惟前賢著述鮮有論及此者院中攜書不多無可詳覈寒家先世太尉廟塋五世連壟頗依族葬之法今以趙圖證之如第一穴如淵

翁墓其祔者二世君靜三世景寅四世菊莊皆以昭穆
如第二穴養素翁墓其祔者三世景行景訓兄弟分列
左右不以昭穆而四世公美公節五世惟中又以昭穆
又如如淵翁子二人長子君靜祔於右養素翁爲次子
在如淵翁墓左亦不以昭穆又墓以西爲上與趙圖祖
墓居中者不同諸祔者各從其考與趙圖諸孫不分何
房所出者不同儀吉知識庸下未習於禮先世在明初
耕且讀養素翁始列庠序是墓何代營建家譜未詳當
日曾否博訪通儒預定規制年遠亦不可得知然自宣

德成化間奠安窀穸至今四百餘年春秋時事後裔祇
肅以將未之有闕自非有合于天理之正人情之安無
繇及此謹依寫墓圖並注明族屬奉呈淸覽以備采擇
至吾兄前日所言崇安公兄弟行從於祖考墓兆左右
並列俱爲正穴今已松檟成行不欲於南更置新冢使
前有所蔽今按之趙圖意正如此葢趙圖不詳前後惟
有南北耳其言曰凡昭穆之墓每一列自墓分必南北
相去各九步然則昭穆自爲一列所謂自墓分必者昭
穆之墓耳所謂南北者左右之南北耳自不當在正墓

之前更置墓也又云東西不可預分葢人數多寡難于前定然則閤下但當于墓道東西擴充地域以俟它日相其位之所宜體量行之可耳塗潦不克走談辛陳臆見尚祈審定

訛謬不能不隨手更正如鄧攸傳舉灼然二器注一作
品不知灼然二品者乃九品中正中之名目阮瞻傳舉
灼然見司徒王戎問以老莊與聖人同異卽命辟之所
謂三語掾也此爲中正先舉司徒後辟明甚今本瞻傳
舉下增一止字曰舉止灼然遂不可解此傳器字誤當
爲品也南史阮長之傳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
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廉吏故以芒種前一日
解印綬宋書則謂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
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此大誤也當從南

史然沈約書即李延壽所本此必校宋書者誤改耳梁書何遠下廷尉被劾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又云就立三七日不款南史作不受測下云就測立三七日不款此梁代訊囚之法也刑法志云立測者以土爲垛高一尺上圓劣容四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垛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免死此亦南史是而梁書誤也足下於諸傳或取南史或取宋梁書今則盡錄南史以諸書補其未備蓋諸傳無甚同異不足爲去

取似此稍易晝一耳未知有當否宋書有王歆之傳目錄中亦有之今攷其文實無此傳葢史臣所錄自王鎮之至江秉之僅六人以其少也因附記宋代諸吏爲上下所稱譽者若而人列于傳末首列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李元德等五人次長沙王義欣上言申季歷一人次元嘉詔褒郭啟元一人又次錄其所聞傅僧祐等三人潘詞父子二人葢皆在元嘉之世又次世祖朝陸徽眞太宗朝王悅凡十四人皆遺其事而存其名王歆之者因其上言之次略記其家世歷官耳非傳也校史者

但見王歆之字叔道諸語卽以爲歆之傳矣目錄亦必不出休文手今亦删去并祈鑒定北朝諸史此閒惟有隋書一册尊處所鈔北史及魏周北齊書遇便付下擬先看定南北朝餘俟續閱以副尊指

又

謝生攜去一函計日內可達手書適至誦悉政祺清勝爲慰屢冰四章目前固不必有所指而扶陽抑陰此中包孕幾許易理在一部廿一史正可從此說起敬服敬服太昊陵下欲攷古諸侯及諸臣姓名擬列祀典抗懷

千古甚盛心也然伏羲六佐僅見緯書若僞三墳飛龍氏諸人更不足據此正太史公所謂其言不雅馴者也而歷代人臣配饗本於尚書盤庚商頌長發皆在廟中而不及陵劉向曰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又云殷湯無葬處故古不墓祭孔子荅宰我問鬼神之義而曰骨肉爲野土其氣爲昭明葢惟聖人能通乎幽明之故爲祭祀之禮惟事神明不在體魄至漢以來乃以後代墓祭之禮禮之然亦不過復除陵戶以供灑埽歲時奉祠而已禮有以質爲貴者此類是也

何爲取荒遠之迹營非時之舉且爲侈大之觀若此哉前政之爲此者以爲美名耳而下走兩年以來頗聞怨讟蓋民之患貧久矣士不加關而生齒日增吏不皆廉而蓋藏彌竭無恆產而有恆心者今之士且不能況庶民乎獄訟所以繇邪說所以興皆由於此昔人爲政惟敎養二事今日則養尤先敎興築之事勤民傷財非不得已不可輕舉足下權篆數月耳此事始末以不著一字爲善恃愛直言想不爲怪也吹臺修復二祠新建三祠足下此舉因時合宜在官所費無多而祀典可以垂

遠此豈可已不已輕用民力者比邪承示欲籌歲修等費庶幾維持永久當謹志之遇便達諸穉圭也前會見足下詳文論此事緣起明淨愜當乞屬鈔胥錄一副本見寄爲望貴屬首邑及太康閒被水患中丞頗惓惓念之顧端文公云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中丞志在生民前信所以云云者吾嘗同寮敢不盡忠乎如委員意在諱飾或民受其困不妨直示情形當爲轉達耳北史魏周隋書循吏傳均已讀訖稍爲刪緐如前例此內王伽

一人兒已删去又如明亮爭一軍號之清濁累數百言而實政無聞杜纂乃至以郡降賊亦忝循良之目此皆必當刊除者又如竇瑗爲爾朱世隆鷹犬銜命廢立樊叔略宇文舊臣乃爲隋文拒尉遲迥義師皆失臣子之節傳中尚有它事今且存之仍俟裁定原書四册並目錄一册均託芸西帶呈乞檢存

又

屬閱前史循吏傳以舊唐書尚未鈔錄是以先從事於宋宋史緐蕪昔人所譏今讀此傳乃至無南渡後一人

雖欲求其緐蕪且不可得噫何其陋也錢氏南宋書之補錄必不可少東都事略在脫脫修史之前亦當采取今併看出此中去取大槩與鄙見合符別寫目錄數紙再請審定可耳許遵傳中登州阿云之獄減等之議司馬溫公富鄭公皆以爲非獨荆公主之耳足下片言折獄正與前賢闇合可見公理公心千古如一日也攷史此阿云者於母服中嫁韋惡韋寢陋謀殺不死而許遵乃以違律爲婚奏裁貸死宋律謀殺傷人者絞夫母服違律嫁娶各有應科之罪而夫婦之倫不能因此而有易此甚易

明也至溫公諸賢議駁已在阿云貸死之後不更言夫婦大倫但爭謀殺之不得以自首免所因之罪此亦人情天理至易明也而荆公則以謀與殺分爲二事謂謀即所因之罪許其首免舞文巧辨脅持上下神宗偏聽而主其議自後諸州大辟小有疑慮即以奏裁多得貸死於是强盜情理無可愍者皆免至溫公入相始正其失於是詔下諸州自今鞫訊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許用例破條葢溫公改安石之法此亦一大事也而其端實發於許遵之曲說自應

斥去之以爲有司析律貳端深淺不平者戒臘雪甚快
賤恙稍減可以觀書然畏寒不敢出游讌之樂未能追
陪亮之爲幸

又

昨奉手書竝兩唐書循吏傳各一册屬以校勘回憶前
秋黃流猝至蒼黃避走之際奉繳此册正不知此後作
何景象今則安坐一室中丹鉛左右重加商榷快幸奚
如此傳中所定去留大筆批示者鄙意俱以爲至當不
易惟崔隱甫爲御史大夫輕改憲司故事督責御史等

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便列上其罪此是藉勢怙權不足為直即如近時御史各任職決事豈有諮稟臺長而後行者果有之則於臺長為侵官於御史亦為媚上唐代監察御史每有奉詔讞獄或稽覈財用勘察外事此其是非利害皆不可奉御史大夫意旨為之而稍忤卽劾其罪此尚可為訓乎其劾張說似可取而同為奏者李林甫宇文融也是直為林甫黨耳此外又無它善政此似可刪又王方翼傳誅大姓皇甫氏或謂近於漢書酷吏傳所載者鄙意卻不同強宗悍族以眾凌

寡爲患鄉里前史多有之故長吏能懲治豪猾抑强護
弱本傳皆以爲美談若義縱治河內其豪穰氏禍至族
滅王溫舒捕豪猾相連坐千餘家此則不得不謂之酷
吏耳朱子任南康時與呂東萊書謂今時仕宦之人不
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點檢
無不坐此二病者可見權豪與吏胥俱爲民病去其害
馬此良牧也正如田仁會之徙女巫執事以爲能惡人
乃能愛人此正相類其下文又有盜賊止息語可見誅
所當誅有利於民此傳之不刪以此其他有所見俱於

各篇內標識綂惟裁定前言强循本非列傳今已刪去
大快然舊史目錄竟列其名監本相承數百年不覺其
誤可見校書之難菊邨開示兩漢傳中疑字已注明單
內弟先有荅菊邨書並封送茲又與以小札乞閱後再
爲寄去臆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闈中示諸生之
作有眞情有眞氣琅然金石之音令人三復不厭諸羣
子和詩大段皆好朱棠其翹楚也鄭孝元張棟亦自不
凡各文字俱送回乞察收

答汪孟慈書

屢荷手書以栗恭勤行狀事實並詳體例並慎再三相屬惓惓古誼令人欽挹無已此事在八月中栗世兄以所譔狀相質其事實雖不能如尊論

上諭奏疏悉當臚載之詳然亦略備十五如去夏甎工一奏恭勤嘔心爲之者亦已列入自縣令至監司亦皆有事留案頭十日稍爲删潤付還不能有增益也喪還求爲墓誌以同譜不得辭其狀仍攜去云寄京刻成然後分送弟近日心力日短夜常不寐它日祇能就狀點

定而已埋幽之文語尚體要兗公子瞻動輒千餘言已非古法況下此者乎今爲之大約亦不能不千言尚不若爲狀爲傳之可以無所不詳竊以古來名公皆有別傳漢魏南北朝傳者數百亭林云非史官不可立傳者隘也先生深於文章之事斯人不朽之託當在執事幸早成之幼懷自早秋一見至今所識未寓目暇當往索觀承示心虛易汗百凡珍衛前勸執事無爲易筋經所惑近已止不行否養生養德秪在尋常日用間必安身安而已好奇欲速必有流獘先生以爲然否菊邨中副

車來省謁師來信一一付之今已返鄢鄢人往來省中
者甚少若有要函宜寄鄢交何棣士明府必到何與菊
郁雅相善也謹此奉覆